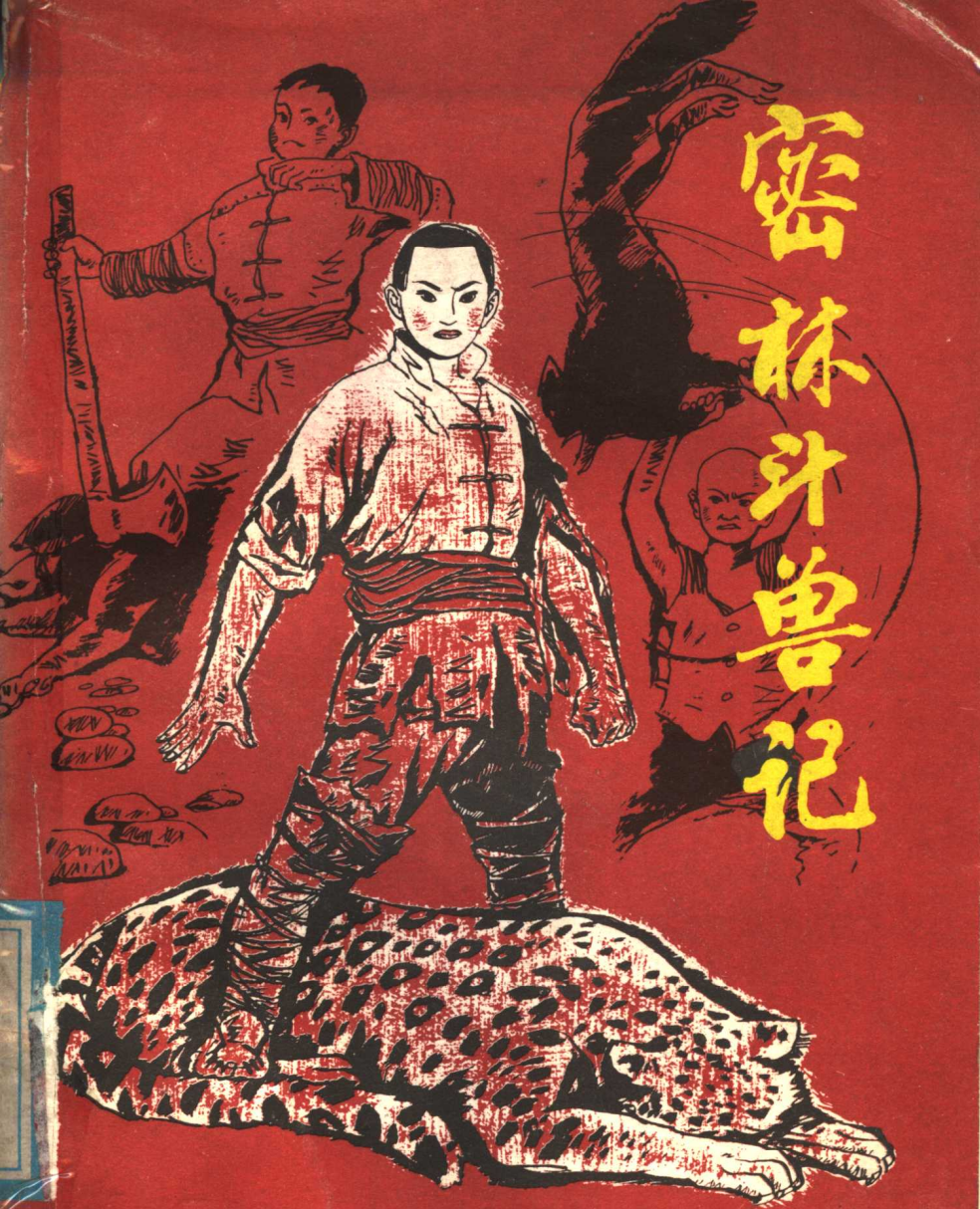


密林斗兽记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密林斗兽记

东 流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山区里发生的一个故事。有三个孩子——马信狗剩、牛信拴住、猪信二秃子，被恶霸地主逼进了深山老林，为了生存，他们跟豹子、恶狼、野猪进行了生死搏斗。一位老猎人搭救了他们，过了暂短的一段快乐日子。猎人的家园被日本侵略者烧毁了。他们只好跟着猎人的家投奔抗日队伍。三小信的冒险经历颇不平凡，富有传奇色彩。三人就象三个小小的鲁滨孙。

密 林 斗 兽 记

milin doushou ji

东 流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丹东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8⁵/₈·插2·字数143,000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统一书号: R 10289·66

定价: 1.20 元

马倌狗刺



牛倌拴住



猪倌二秃子



老
猎
人

小
英
子

胖
丫



(一)

卧虎屯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屯子。全屯大约有五十多户人家，房子杂乱无章地建在一个狭窄的山沟里。可是从外观上看，这屯子还真有点气派：它是一道高高的土叠围墙围着的。土围子的四个角还镶着四座神气的炮台。东、西、南、北四个大门，只有北边那个大门常年是关着的。因为屯子北面，是座高插入云的大山，人们谁也不从那里走。东大门是直通山里的；南大门外边则是一条大河，河水从山里流下来，长年不断地向西流去，流出不算太远，向北拐了一个弯，就奔向松花江去汇合了。所以，当地人们称这条河是归流河。但这条河在一般的地图上是不找到的。唯有西大门是本屯人们通向外界的主要门户。人们可以循着大车路到山外各个地方去。

据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说，这个屯子原先名叫黑瞎子沟，从前没有几户人家。后来被一个大地主相中了，就在这里落下了脚。先是改名叫卧龙沟。在有皇帝那些年代里，带龙字就往往犯忌讳，不得不又改为卧虎屯。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家大地主姓崔。到一九三一年这会儿，在卧虎

屯这里已经传了四代人了。这第四代的主事人名叫崔明贵，他是崔家正宗嫡系，排行老二，当面人称崔二爷，背后则叫他催命鬼。他有个大哥，名叫崔明富，早年就在外边为官，一直没有回来。所以崔家祖上留下来这份家产就由老二来经营。

至于崔家祖上都做过什么大事业，或积了些什么阴德，没人去作查考。只是到了崔明贵这一辈上，家业就膨胀得不得了。论土地，是全县头号的大粮户，卧虎屯周围百十里以内的土地大部分是崔家的；不用问，这个地区的庄户人也绝大多数是崔家的佃户（有的是经营地主）。最能为崔家招财进宝的还不只是土地，他近在本县，远在牡丹江、哈尔滨、吉林等地，还开了许多大买卖。究竟有些什么买卖，除了崔家的人以外，没人知道。

崔明贵这年五十开外了，他有两房老婆。大老婆金氏，是个大地主家的小姐，她长年住在卧虎屯，过着清闲自在的地主婆生活；还有个老婆是县城里唱大鼓书的，艺名叫小桂花，住在县城。金氏给崔明贵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崔修范在哈尔滨经营崔家的大买卖；二儿子崔景范被他送往日本国留洋念书，以待回国后干一番大事业。十五年前，小老婆小桂花从城里到卧虎屯来生孩子，因为难产，扔下个刚出生的小姑娘就死了。

卧虎屯这里的五十多户人家，除了崔家上下管事人以外，全是崔家的长工。长工们住的房子都属于崔家所有。崔明贵一家住在屯子中央，这是全屯唯一的一块平地，他的祖先就在这仅有的一块平地上修了个崔家大院。如果说整个屯子是一座城堡的话，那么崔家大院就是城中之城。大院的四周也修了一道高高的围墙，围墙的四角也矗着四个炮楼。炮楼里面既是跑腿子长工们的住处，又是为崔家放岗了哨的地方；大院里边正屋五大间，是崔家的卧室、厨房和餐室（东北人吃饭都坐在炕上，地主家也不例外）；临街在大门洞旁边还有三小间，是崔家供老祖宗的地方，平时也兼作客厅；院内有东西厢房相对，其中，有的装着破烂东西，有的也住着长工；在东西厢房的背后，各有一个侧院，这里有马厩、猪圈、牛栏、碾、磨房和粪堆等等。喂牲口的长工们也都住在这两个侧院里一些既低矮又破烂不堪的茅草房里。

崔家饲养的猪、马、牛等牲畜究竟有多少，一般情况下谁也说不准，因为几乎每天都有生、有杀、有进、有出。一个马馆经常要放三十多匹骡马，一个牛馆经常要赶出去三十到五十头牛，一个猪馆经常赶着一百多只猪出去放牧。

除了牛、马、猪三馆之外，专门喂牲口的只有一人。这人姓董名祥，这年五十六岁了。他虽然有这么

个大号，可谁也不知道他叫啥。人们都管他叫老董头。知近一些的人按照年岁的大小称他董大哥、董大爷、董爷爷……

老董头一个人喂这么多牲畜，当然干不过来。象铡草、切料、担水、温猪食这些活，都由猪、马、牛倌和赶车老板来帮着干。他最看硬的活是每天夜里要按时不误地起来几次给牲口添草、拌料。这活看起来简单，可是年青人往往干不好。

老董头从前也不是干这活的。他三十多岁就到了崔家，那时因为他懂得点武把操，开始给崔家当看家护院的头儿，后来因为看家护院都换上了洋枪洋炮，他那点武艺用不上了。他的位子就被一个青年人给顶了。这个青年人名叫郑山林，是个有名的神炮（农村人管枪也叫炮）手，人送外号叫郑三炮，连山里的胡子都怕他几分。且老董头只会耍大刀、动拳脚，当然不如人家那洋玩意管用，无奈只得屈居于喂牲口这个位置。

老董头从没结过婚，可是他跟前却有个小孙子，这年十五岁了，小名叫狗剩。是老董头从小一手拉扯大的。狗剩年龄虽然不大，但长得很壮实，虎头虎脑，很有一把子力气，从小又跟爷爷练了一身功夫，和他一般大的孩子谁也不敢欺负他。狗剩从五岁开始就跟着大孩子给崔家放猪，十一岁时越过牛倌这个

阶梯，被崔明贵破格晋升为马倌。崔明贵说，这孩子长得壮实，身子灵番，脑瓜子够用，干什么都是块好料。

狗剩长了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爹妈。他也不知道爹妈是谁，只知道自己有个好爷爷，整天和他在一起。他曾问过爷爷：“别人都有爹有妈，我为啥没有？”爷爷不告诉他。是不敢告诉他。有时问急了，爷爷就给他讲故事。爷爷会讲很多很多故事，多得用大车都装不下。狗剩是听着爷爷讲故事长起来的。这些故事山南海北，天上人间，要什么有什么。当然，更多的是关于深山老林里边发生的趣事轶闻。不仅狗剩爱听，所有的长工都爱听爷爷讲的故事。



一天晚饭后，牲口上了槽，猪、牛进了圈，人们干了一天活，正要歇息一会，不少人集中到老董头住的小屋子里催他开讲。突然，猪倌二秃子哭着进来了。大家问他哭啥？他呜呜噜噜地说，猪被一个大长家伙给吃了。

这个二秃子只比狗剩小一岁，从小就缺个心眼，有点傻乎乎的，什么事也说不清楚。所以崔明贵一直没给他升格，都十四岁了，仍叫他当猪倌。他是狗剩的好朋友之一。

马倌狗剩，牛倌拴住，猪倌二秃子加上崔明贵小老婆生的那个小姑娘名叫胖丫，四个人是好朋友。胖丫因为从生下来就死了妈，崔明贵的大老婆经常打她，三个小倌儿很同情她，就把她拉到自己一伙来了。四个人从小就在一块儿玩，稍大一些了，就成了生死之交。



他们四个是拉过勾，起过誓的，一人有难，大伙帮助，谁也不许背叛。所以，狗剩一见二秃子哭，就急着问道：“东家打你了吗？”

秃子说：“没有。”

“那你哭啥？”

秃子见问，哭得更邪虎了。说道：“东家说，今儿个不打我，明儿个攒到一块打！”

老董头问：“秃子，你好好说说，猪崽到底是叫啥东西吃的？吃了几个？”

二秃子一边说一边用手比量：“是那么长一个大家伙囫圇个儿吞下去的，就吞了一个。”

他说了半天，大家也不明白到底啥东西能囫圇个吞下猪崽。有人说是张三（狼），有人说是狐狸。老董头说：“都不是。听二秃子说那么长一个大家伙，大概不是走兽。”接着又问秃子：“你看见它有腿没有？”

秃子说：“没看见长腿，可是会跑。我站在老远用石头打，没打着。”

听话的人更不知道是啥玩意了。只有老董头一人猜了个差不离儿。他说：“我估摸着大概是条长虫（蛇）。”但他又怀疑自己的猜测，说道：“不能啊，没听说过这山里有长虫。”

大家也都没见过长虫什么样，就要求老董头讲讲

长虫的故事。

老董头说：“故事倒有一个，那是个神话故事，叫《白蛇传》，这个故事留着以后再讲吧，今几个咱专门讲讲长虫是啥样的，人遇到长虫该咋办，咋能把它抓住、打死……”

(二)

第二天一早，崔明贵就把二秃子叫到堂屋的地下，拿起文明棍劈头盖脑地打起来，直打得二秃子爹一声妈一声地叫唤。狗剩在外边听了，急得直闹心，但也没有办法救他。他只好跑去把二秃子爹何大叔找来。何大叔进屋一看儿子被打成那个样子，虽然很心疼，但不得不赔着笑脸，向东家求饶。

崔明贵阴着脸说：“你快把他领回去吧，我这里不用这样呆头呆脑的人。猪崽弄哪去了都不知道，说是叫个啥大家伙给吞下去了；今几个又说是长虫，哪有那么大个的长虫？能吞下猪崽的长虫还不得有炉筒子粗？行啦，我不和你多费话，你赶快把他领回去！”

二秃子爹还是苦苦哀求东家开恩，把孩子留下来。好话说了三千六，就差跪下磕头了，崔明贵才答应留下再试试；不过损失那个猪崽得由二秃子爹来包

赔。

崔明贵说：“我那一窝猪崽一共是十二个，这回少了一个。你算算：现在一个猪崽，等到过年这时候就变成二百多斤的大肥猪了，一口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多少钱？这是往少里说。往多里说，这要是个小母猪，我留起来不煞，到过年这时候该下头窝崽啦，往少说和它娘一样，一窝下十二个崽，这不是十二口大肥猪吗？话又说回来了，要是十二个猪崽里有六个母的，我留起来，你再算算，六个母猪一年能下多少崽？我才让你赔一个猪崽钱，还不便宜你啦！”

秃子爹没敢再说别的，只好连连称谢。

看着秃子挨打，还差一点把饭碗丢了。狗剩憋了一肚子气。他一恨东家的心太狠了，二恨那个吃猪崽的坏家伙。他听爷爷讲是蛇吃猪崽，而且讲了如何抓蛇，他一心想把这个坏家伙抓住打死，给秃子报仇。他见二秃子这几天不敢把猪赶到河边去喝水了，就对他说：“秃子，你不要怕，每天等我放马回来，咱俩一块到河边上去，我倒要看看那个吃猪崽的家伙是啥样？看到了我帮你把它打死。”

二秃子傻呵呵地问：“你能打得过它吗？”

狗剩说：“怎么打不过？你没听我爷爷说吗，不论什么怪物都是怕人的。不要说长虫，就是遇到张三我也不怕。”

“你爷爷不是说长虫有毒吗？叫它咬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放心，我不会让它咬着的。”

“那好吧，你可一准去，别光我自己去。”

“那叫啥朋友？”

此后，他们天天下午赶着猪和马到河边去放，一连好几天也没见到蛇什么样。他们哪里知道，蛇吃过一次东西以后，好久就不再吃东西了。

大约过了三个多月，已是秋风送爽的季节了。二秃子早把蛇吃猪崽、自己挨打那件事忘到脑后去了。可是狗剩是个有心人，他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这件事。他听爷爷说，白露以后蛇就该入蛰了，再要想见到它，就得等到来年春天。虽然这样想，但他们每天还是照常到河边上去。

一天，他骑在一匹枣红色儿马背上，赶着马群朝河边走来。走着走着，马群突然停住不走了，有一匹骡马还扭回头来往回跑。自己骑的这匹儿马的耳朵直竖，好象鬃毛也要立起来，他还感到马身上突突突发抖。他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坐在马背上停住等二秃子。不大功夫，二秃子赶着猪也过来了。那些猪也象二秃子一样缺心眼，傻呵呵地一个劲地往河边上跑。

二秃子自从有了上次的教训，每次到河边他都特别注意观察。他远远就看到了那个怪物，立即大声下